

# 全球史观语境下的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探索之路



刘洋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艺术学院, 广东肇庆 526020

通信作者: 刘洋, lwb2526269@hotmail.com

**摘要:** 全球史观语境下的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探索之路, 凝聚了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的聪明与才智, 是人类艺术的共同财富。哈萨克斯坦电影在世界格局重组与大变革的时代, 经历了启蒙期、起步期、繁荣期、反思期和独立以来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面对复杂多变的时代, 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始终坚守了启蒙时的执着, 不断地适应时代的需求, 面对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势规则时, 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运用隐喻的艺术手法, 使电影艺术创作与民族与地域文化相融合, 达到了致用的目标, 彰显了自己的特色。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的电影艺术在包容、开放与重组的艰难与曲折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回顾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发展历程, 我们能清晰地看到哈萨克斯坦电影与苏联电影之间的关系, 能较为客观领略哈萨克斯坦电影在彰显国家、人民精神文化、美学体系以及对社会的担当与责任。关注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 对于中国文化走进中亚, 落实中哈两国“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具有的战略意义。

**关键词:** 全球史观; 哈萨克斯坦; 电影艺术

**DOI:** [10.57237/j.ha.2022.01.004](https://doi.org/10.57237/j.ha.2022.01.004)

## The Exploration of Kazakh Film Ar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ical View

Liu Yang

College of Art,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Zhaoqing 526020, China

Corresponding author: Liu Yang, lwb2526269@hotmail.com

**Abstract:** The way of exploring Kazakh film art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historical view has condensed the wisdom and talents of Kazakh film workers and is the common wealth of human art. In the era of restructuring and great changes in the world pattern, Kazakh films have gone through several different stages of development: enlightenment, starting, prosperity, reflection and independence. In the face of complex and changeable times, Kazakh filmmakers have always adhered to the dedic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constantly adapted to the needs of the times. In the face of the strong rules of geopolitics and ideology, Kazakh filmmakers use metaphorical artistic techniques to integrate film art creation with national and regional culture, achieve the goal of application and highlight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independence of Kazakhstan, the film art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he difficult and tortuous process of inclusiveness, openness and reorganization. Looking back on the development of Kazakh film art, we can clearly se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Kazakh films and Soviet films, and can objectively appreciate the role of Kazakh films in

highlighting the spirit and culture of the country and the people, the aesthetic system, and the responsibility for society. Focusing on Kazakh film art is of strategic significance for Chinese culture to enter Central Asia and implement the "joint construction of the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between China and Kazakhstan.

**Keywords:** Global View of History; Kazakhstan; Cinematographic Art

## 1 引言

1991 年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 出台了一系列国家复兴的战略方针, 其中, 支持文化发展是优先事项, 因为文化是道德价值体系中的主要元素, 是一个人的社会化以及他所承担的公民的义务和职责的基础。在哈萨克斯坦政府支持文化事业发展中, 电影艺术创作是最重要的优先事项。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努尔苏丹 阿比舍维奇 纳扎尔巴耶夫曾经说过: “文化是民族灵魂、智慧和高尚精神的反映。人民最大的自豪就是为这个文明国家的历史进程、文化发展、为人类思想和艺术成就的积累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个民族只有通过文化和传统才能使自己伟大。”[1]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有关电影方面有权威史书的解读, 如阿比采夫 (Abiceeva G.) 的《哈萨克斯坦及中亚其他中亚国家电影业建设》(2006) 和《中亚电影文化认同下的家庭形象》(2010)、艾纳古洛娃 (Ainagulova K.) 和阿利姆巴耶娃 (Alimbayeva K.) 的《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发展趋势》(1990)、谢洛夫 (Сиранов К)《苏联哈萨克斯坦的电影艺术》(1964) 和诺格贝克 (Nogerbeck B.) 的《哈萨克斯坦电影》(1998) 等著作, 对哈萨克斯坦电影中做了不同的历史叙述。哈萨克斯坦电影业发展经历了启蒙期、起步期、繁荣期、反思期和独立时期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在每个时期都经历了艰难与曲折。面对不同时期的不同问题, 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曲折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从乌瓦尔贾诺娃 (Uvalzhanova A.) 的《哈萨克斯坦纪录片发展的国家法规》(2007) 的解读和对 2019 年 2 月 15 日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签发的《哈萨克斯坦电影法》法律草案的研读, 了解到政府一系列有助于发展非游戏电影的措施和规定, 该法案特别重视国家影片、合拍影片和电影史的原始资料的保存等。通过一系列梳理和研究, 认识到哈萨克斯坦电影在国际电影界的地位, 并从全球史学观, 探讨了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创作中值得讨论的问题。由于本文关注点的视觉有限, 对哈萨克斯坦电影发展史涉及到的诸多问题的认知,

难免有一定的局限性。

## 2 探索与融合

电影的诞生与发展于 19 世纪工业化和 20 世纪科学技术成就、文化的巨大飞跃和社会动荡中的国际环境中, 汇聚了戏剧、音乐、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家的智慧。作为沙俄殖民地, “哈萨克斯坦是俄罗斯的原料来源地和工业消费市场”。[2](136)大量的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移民和哈萨克斯坦贵族, 受俄式和西方教育的影响, 容易接受新兴事物。

1910 年第一部商业无声电影的放映在哈萨克斯坦放映, 就受到了上流社会的热情关注, 但是, 对于经济落后、人口分散和道路不畅, 商业电影之路发展并不顺畅。即就是如此, “哈萨克斯坦城镇地区有 13 个固定电影院和一些不固定的露天电影放映点, 并且有了专门拍摄电影的摄影机。”[1]一些知识分子和电影爱好者开始从事电影创作, 虽然没有拍制出像样的电影, 但依然是哈萨克斯坦电影创作的启蒙运动。“十月革命”后, 新政权忙于对哈萨克斯坦及中亚进行民族识别、区域划分和文字改革等一系列工作, 哈萨克斯坦境内新增电影院和电影放映点并不多。直到 20 世纪 20 年中期, 电影摄影机增加到 20 台, 由于电影制作团队资金不足和技术水平较低, 生产速度慢, 也没有拍摄出像样的作品。1925 年哈萨克苏维埃共和国第五次代表大会及哈萨克苏维埃政府成立周年纪念日之际, 哈萨克苏维埃政府出面组织对这次会议进行宣传, 拍摄了反映苏维埃政权在哈萨克草原建立五年中取得的成就, 这部纪录片成为哈萨克斯坦电影业的始端。“这部电影问世以来, 电影界开始对哈萨克斯坦劳动生活中的话题表现出兴趣, 并认真尝试创作有关哈萨克人的电影。”[3]

“1928 年苏联成立了全苏沃斯托克 (Vostokfilm) 信托公司, 作为以制作人民电影和培训电影工作者的机构, 1929 年该公司在阿拉木图成立了东方电影分公

司，并建造了电影实验室，包括电影制作设备、动画制作和拍摄剪辑合成车间，同时定期出版电影杂志《最新消息》，对拍摄的阿拉木图及周边地区社会主义合作社和牧场的发展的新闻纪录片进行专题报道并进行影评。”[4]同年，由苏联著名导演维克托·亚历山德罗维奇·图林(Victor Alexandrovich Turing, 1895-1945)拍摄了一部讲述中亚-西伯利亚铁路建设，推动哈萨克斯坦建设的黑白纪录片《钢铁之路》又名“图尔克希布”(Turksib)。导演在这部纪录片中成功地展示和激励了建设者，让居住在草原和沙漠中的居民，看到了火车行驶带来的变化。成为当时苏联纪录片的杰出代表作。由于哈萨克斯坦及中亚电影技术基础薄弱，缺少必要的设备和可以拍摄的电影剧本，信托公司阿拉木图东方电影分公司于1931年被迫关闭，并将所有电影制作工作转移到莫斯科。虽然信托公司在阿拉木图建立电影制片厂的愿望落空，但是，这是一次实质性的探索与融合，东方电影分公司培养了一批电影工作者，他们先后出品了一些有影响的电影，如《兵变》(1929年)、《草原之歌》(1930年)、《黄麻》(1932年)、《卡拉陶的秘密》(1933年)、《敌人的小道》(1935年)等。随着“20世纪30年代，哈萨克斯坦艺术家群体力量和艺术品位得到了明显的提高。这里有画家、戏剧艺术家、电影艺术家和民族民间艺术家。”[2](136)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文学走向成熟，戏剧艺术诞生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现代音乐和视觉艺术的不断兴起使文化艺术创作逐步成熟，为哈萨克斯坦电影业奠定了基础。

在1934年苏联作家第一次大会上提出和确立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创作方法，为哈萨克斯坦电影业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同年成立了阿拉木图新闻电影制片厂。作为中亚唯一和最大的电影生产中心，按照计划，每周制作一部新闻纪录片，每月出版一本电影杂志，主要宣传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随着电影制作经验的积累和理论水平的提高，电影工作者筹备拍摄故事片。1936年第一部故事片《阿曼格尔德》开机，剧本是剧作家、科学院院士穆雷波夫(Gabit Musrepov, 1902—1985)撰写的中亚革命领袖阿曼格尔德(Amangeldy Imanov, 1873-1919)的故事，1938年全苏放映并被授予国家奖，标志着哈萨克斯坦故事片电影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根据1941年9月12日苏维埃政府第762号人民委员会的决议，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圣彼得堡列宁电影制片厂搬迁到阿拉木图与

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合并，以苏联中央联合电影制片厂(ЦОК)的名义运营”。[1]苏联著名的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S. M. Eisenstein)、普多夫金(V. I. Pudovkin)、瓦西里耶夫(S. D. Vasilyev)、皮里耶夫(I. A. Pyryev)、埃尔姆勒(F. M. Ermler)、雷斯曼(J. J. Raisman)、罗查莱姆(G. L. Roshalem)、韦尔托夫(D. Vertov)等专家学者和先进的设备抵达阿拉木图，并且与哈萨克斯坦年轻的电影艺术家一起工作，使哈萨克斯坦电影业得到了飞速发展。有了成熟的剧本、优秀的导演、优秀的演员、杰出的作曲家和艺术家，有了完整的物质技术基础、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和高质量摄影、剪辑技术人员和制作与生产的企业文化。这是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与苏联一流的电影艺术家一起工作、深度融合，完成了苏联80%的故事片创作，为二战电影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二战即将结束的1944年初，莫斯科电影制片厂和列宁电影制片厂从阿拉木图撤回到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同时，阿拉木图新闻电影制片厂合并到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开始独立运营，提供全面的故事片、纪录片和动画片制作服务。

20世纪50年代，一批高等院校毕业的文学艺术、戏剧音乐艺术、造型艺术专业人才，使哈萨克斯坦文化艺术领域的发展进入鼎盛时期。电影院开始普及，电影艺术作为一种综合艺术也带动了其他姊妹艺术的发展。1960年，阿拉木图电影制片厂改名为哈萨克国家电影制片厂，“每年制作大约10部艺术电影，其中6-7部是全苏联发行。”[5]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电影以导演为电影艺术创作主体开始实行，银幕上的电影不仅在流派上，而且在使用各种技术和风格上，呈现出导演的个人风格，电影作品之间彼此拉开了距离。1967年，哈萨克斯坦导演阿明·海达罗夫(Amen Hydarov)拍摄了第一部动画片《为什么燕子的尾巴上长着喇叭？》获得成功，标志着哈萨克斯坦卡通片的诞生，传递了民族传统和文化价值观。随着电影普及率逐年提高，“到1963年，哈萨克斯坦已经拥有6.5万台电影放映机”。[5]大量的俄语电影译制成哈萨克语在哈萨克斯坦放映，成为珍贵的文化遗产。大量的故事片、纪录片和科普片，对哈萨克斯坦人民生活产生了影响，也为国家电影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整个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前半期，受“冷战”的影响，社会停滞前，电影创作处于低迷期。这一时期，政府对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进行了多次重组，1984年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制片厂以哈萨克斯坦国家电影业杰出人物



沙克纳·肯热塔耶维奇·艾曼诺夫(Shaken Kenjetaevich Aymanov)命名,即哈萨克艾曼诺夫电影制片厂,1985年,改组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哈萨克艾曼诺夫电影创作-生产联合公司,进行企业化管理。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对电影制片厂进行了重组,1996年8月20日,哈萨克艾曼诺夫电影联合公司被重组为哈萨克斯坦艾曼诺夫电影厂(物质技术基地)和哈萨克斯坦国家生产中心(组织创作过程、与独立的制片人工作室合作)。2000年3月28日,哈萨克斯坦艾曼诺夫国家生产中心与国有电影发行公司、国有电影基金会合并,成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有企业-国有哈萨克艾曼诺夫电影公司。以此开始了哈萨克斯坦电影业的新时代。

### 3 隐喻与致用

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直接涉及到了哈萨克斯坦人民生活的各个方面,并不断深刻地影响着哈萨克斯坦人民的世界观。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内容、创作方法、艺术手段和艺术表现技巧,改变了哈萨克斯坦传统文化艺术的形式语言与风格。哈萨克斯坦严格执行十月革命后布尔斯维克颁布的各种法令,包括1918年1月23日颁布的取消教会和删除教育系统中与宗教教育相关的科目,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原则引入苏联公民的个人信仰中等。哈萨克斯坦的电影制作严格执行了1919年8月27日通过的关于苏联电影制作国有化的法令[4]等一系列政策,一直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

20世纪50年代初至20世纪60年代末是“赫鲁晓夫解冻”时期,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取缔了文学、戏剧和电影艺术作品的审查制度,推动了整个苏联,包括俄罗斯、波罗的海、乌克兰、摩尔多瓦、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加盟共和国的电影业发展。”[1]但是,哈萨克斯坦的“解冻”时间要晚于俄罗斯及其他加盟国,学术界对此进行了较为深刻的研究。如哈萨克著名剧作家西拉诺夫(K. Siranova, 1914-1976)在《哈萨克电影艺术》(1958)一书中,对哈萨克斯坦电影作品、导演、剧作者、公众影评进行研究,探索了哈萨克斯坦电影的基本路径。西拉诺夫在《哈萨克苏维埃电影艺术》(1966)一书中,阐述了哈萨克斯坦电影的起源和发展规律,剖析了哈萨克斯坦第一部电影的优缺点,并描述了哈萨克电影工作者的职业发展途径。西拉诺夫在《哈萨克斯坦电影史随笔》(1980)中,对哈萨克斯坦20世纪20-30年在哈萨克斯坦的故事片、卫国战争期间的电影状态以及对第一部故事片和历史纪录片进行了分析。

[1]苏联著名史学家费杜林(A. Fedullina)和尤雷兹尼科瓦(Yu. Reznikova)出版的《哈萨克电影史:艺术天生的友谊》(1972)和洛娃谢洛娃(G. Novoselova)出版的《哈萨克斯坦的新闻纪录片》(1957),对哈萨克斯坦电影编年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卡纳宁(A. Kananina)在《哈萨克斯坦文化建设》(1964)一书中,其中有一章专门论述哈萨克斯坦电影没有取得突出成就的原因,并着重指出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的一些紧迫问题。哈萨克电影评论家阿比克耶娃(G. Abiceeva)在《马赫马尔巴夫电影院》(2018)一书中写道“哈萨克斯坦电影与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电影相比缺乏个性,大量的电影脚本局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性质,导致哈萨克斯坦苏维埃时期电影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从而缺乏鲜明个性的作品。”[6]

关于哈萨克斯坦电影在这一时期是否取得了成就,不能简单地提出肯定与否定。首先我们不能忽略影响或制约哈萨克斯坦电影发展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国家中俄罗斯移民最多、最早接受俄式教育,也是受俄苏文化艺术影响最深的国家之一,哈萨克斯坦是唯一和俄罗斯有漫长的边界线的中亚大国,能有效的控制哈萨克斯坦对于苏联乃至俄罗斯至关重要。我们从1997年4月5日哈萨克斯坦总统令将每年的5月31日定为“政治迫害受害者纪念日”的历史资料可以看出“.....虽然在20世纪的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艺术得到了飞速发展,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时期的...多元艺术的萌芽饱受战争的蹂躏和严酷的政治迫害。”[7](2)“十月革命”以来“哈萨克斯坦历史上最悲惨的一页——大规模政治镇压和可怕的饥荒,造成数百万人死亡”,[8]这一历史悲剧造成的人内心的恐惧。二是从19世纪中叶哈萨克斯坦成为沙俄殖民地以来,古丝绸之路中断,哈萨克斯坦与世界几乎绝缘,一切信息来自苏俄。因此,我们不难理解哈萨克斯坦电影从诞生至“赫鲁晓夫解冻”(Khrushchev Thaw)之前,几乎完全按照苏联电影主题、内容和创作模式进行的主要原因。“传统上,解冻期被认为是从1953年斯大林去世开始,20世纪60年代末结束。然而,对于中亚的电影来说,起点可以被认为是1963-1964年博拉特·曼苏罗夫(Bolata Mansurov)的《竞赛》、阿卜杜拉·卡尔萨克贝耶夫(Abdulla Karsakbeev)导演的《我的名字叫果舒》以及托洛穆沙·奥凯瓦和沙姆希耶夫导演的《沼泽》等影片的上映开始,解冻的结束可以被认为是1972年《基兹-吉贝克》和《鲁斯塔姆与苏赫拉布》等大型史诗电影的完成之年,也是博拉特·曼苏罗夫的电影《三部曲》上映的一年.....中亚电影的解

冻以出现民族画面开始,以完全禁止结束。”[8]这也与1963至1964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民族身份得到了进一步确立,民族自我意识得到了进一步提升,政治的恐惧逐步消失有一定的关联。

虽然“解冻”足以使艺术家感到创作的自由,但是,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工作者仍然以“‘伊索寓言式’的隐喻、暗示”,规避所谓的“准则”,依然谨小慎微的在银幕上体面地展示他们的文化,小心翼翼的把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和普通人民生活作为电影艺术创作的主题。捷克著名记者、电影艺术批评家安东宁·林(Antonin LIM,1924-)在《1945年后苏联和东欧电影》一书中认为,真正原创的电影,自主自然,清新真实,能唤醒了人们的焦虑。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的《女孩吉特》(1955)、《我们亲爱的医生》(1957)、《母亲的故事》(1964)、《我的名字是果舒》(1963)、《郁金香天使》(1968)、偶动画短片《阿尔达-科塞》(1975)《凯兹·吉贝克》(1970)等电影,呼唤了人们的焦虑,首次展现了哈萨克和中亚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在全苏联获得了一定的声誉。特别一提的是,阿卜杜拉·卡尔萨克贝耶夫导演的《我的名字叫果舒》,是哈萨克电影摄制组精心制作的精品,在莫斯科首映后获得了好评,1967年获得戛纳电影节大奖。可以这样认为,这一时期才是哈萨克斯坦本土电影创作的开端。

哈萨克斯坦电影在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同时,努力寻找新的内容,表达更尖锐的和迫切解决的社会问题,但更多的是在回避尖锐的社会问题,我们从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电影剧本的选择上可以看出其隐喻与致用之间的关系。为了有更适应社会需求的电影,更好地把握电影的标准,有好的脚本,许多作家和科学院院士加入到电影剧本的创作,如穆赫塔·奥埃佐夫院士(Mukhtar Auezov, 1897-1961)的电影剧本《拉伊汗》和《阿拜之歌》;加比特·穆雷波夫院士(Gabit Musrepov, 1902-1985)的电影剧本《爱情诗》《战斗机之子》《奇兹-希别克》;哈萨克斯坦诗人、剧作家阿卜杜勒达·塔吉巴耶夫(Abdilda Tajibayev, 1909-1998)的电影剧本《江布尔》《曾经在舒格勒》;哈萨克斯坦剧作家沙赫迈德·库赛诺夫(Shahmet Husainov, 1906-1972)与苏联剧作家弗拉基米尔·阿比佐夫(Vladimir Abyzov, 1925-1986)共同为电影《女孩吉特》《我们住在这里》和《额尔齐斯河的荒原》撰写的剧本,成为这些电影成功的关键。[1]这些剧作家的剧本选材较为中性,少了许多敏感的话题和尖锐的社会

问题,许多隐喻对于不了解历史的观众来说减少了电影工作者的政治风险。电影导演与剧作者的合作不局限于剧本创作,剧作者还参与了电影创作相关重要问题的讨论,包括新剧本的选材与创作、挑选演员担任电影角色、角色的服装、画面音乐、镜头等。剧作家穆赫塔·奥埃佐夫直到他生命的最后几天,一直担任哈萨克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的常任理事。他们将各种哈萨克小说流派(散文,诗歌,戏剧)的丰富经验和传统带到了国家电影创作中,保障了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形式上的社会主义,内容上民族艺术。

哈萨克斯坦电影业的发展与其剧院、音乐、视觉艺术、小说和科学技术的飞速相辅相成,进一步促进了人民文化和教育水平的空前提高,哈萨克斯坦本土知识分子的不断成长促进了哈萨克斯坦电影业的发展速度。许多才华横溢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舞台美术家和作曲家加入到电影艺术创作群体中,为电影艺术的综合水平的提高创作了空间。

## 4 开放与重组

哈萨克斯坦一直严格执行苏联国家发展计划,在“1956-1960年的第六个五年计划……对于哈萨克和其他有关的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各加盟共和国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都有明显的增加,其中哈萨克、立陶宛、乌兹别克和塔吉克4个共和国增长速度最快,分别为4.5倍、3.6倍、3倍和3倍……在哈萨克,仅从1951-1956年就右480个大型工业项目投产。”[9](133)这一时期“哈萨克斯坦艺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各级各类学校艺术教育得到了普及;其次,艺术专业学校的建立,为培养建筑艺术、绘画艺术以及工艺美术专业人才发挥了作用;再次,许多艺术家从俄罗斯学成归来,成为哈萨克斯坦艺术创作、艺术教育的主力人才。”[2](122)

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创作的成就得益于二战时期俄罗斯两个顶级电影制片厂搬迁到阿拉木图,使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在与其合作中的学习、训练和培养有关,也与20世纪50年代许多年轻的国立全俄格拉西莫瓦电影学院毕业的导演、演员、摄影师和艺术家,积极参与到哈萨克斯坦的电影创作有关。“20世纪30-40年代银幕上的人物往往带有一种明显的社会特征即脸谱化,而进入20世纪50-60年代,银幕上的人物形象具有多面性特征,没有非“黑”即“白”的偏见。当



“人类的生活和活动需要一个适和生存的生活环境，人类一旦了解了这一过程的关键要素和规律，人类就会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对环境进行改造。当人类按照自身对世界的感知、潜意识的理解转化为实现需求的能力时，就会对生存环境进行重构，这时人的创造性心理学的核心品质“人性化”就是在“灵”与“动”的客体世界形成。”[10] 新一代电影工作者的现代浪漫主义态度，就是要建立在“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11] 的愿望。苏联电影导演，编剧和表演艺术家谢尔盖·帕拉杰诺夫（Sergey Parajanov, 1924-1990）的影片《被遗忘的祖先的影子》（1964 年），为苏联电影开创了超现实的神话伦理创作，带动了哈萨克斯坦及中亚民族神话、民族和民俗电影的发展。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末，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每年制作大约 10 部艺术电影，其中 6-7 部是全苏联发行。”[9]讲述普通人的故事，关注个体生命的价值成为 20 世纪 60 年代“解冻”以来哈萨克斯坦及苏联电影的主题，其中两部影响最大的电影有导演亚历山大·卡尔波夫（Alexander Karpov）的电影《母亲的故事》（1964），讲述了在卫国战争中失去儿子的一位普通母亲的故事。这位母亲为了能第一时间读到儿子的来信，自学成为一名邮递员。儿子牺牲后，她坚持为其他家庭邮递前线的消息，她怀着母爱，帮助前线伤亡家庭的父母减轻痛苦。另一部电影是剧作者朱马拜·塔舍诺夫（Jumabay tashenov, 1928-2015）和编剧亚历山大·萨茨基（Alexander satsky, 1930-1986）编写的故事片电影《一个人去战斗》（1973），获得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这两部电影的女主演，哈萨克斯坦演员阿明娜·乌穆尔扎科娃（Amina Umurzakova, 1919-2006）获得第一届全苏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国家奖（列宁格勒，1964 年）、1967 年获得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哈萨克斯坦另一部关于战争的电影《祖先之地》，电影讲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老人和他的孙子前往圣彼得堡附近埋葬他的儿子的某个地方。按照哈萨克草原祖先的规矩，哈萨克草原之子逝世后应该回归到“祖先之地”。但是，当爷孙俩到达墓地后看到这里安葬的英雄们，都是和他儿子一起战斗到最后的人。哈萨克老人和孙子平静的往回走去。[12]这部电影 1966 年获得杜尚别电影节大奖。哈萨克斯坦惊悚电影《阿塔曼的末日》荣获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并与《跨西伯利亚快车》一起，在 1978 年埃里温举行的第十一届全苏电影节上获最佳惊险片奖，

同年，在国际卡罗维发利电影节上获得了青年电影工作者专题讨论会的大奖和哈萨克斯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奖。1967 年哈萨克斯坦第一部动画电影《为什么燕子尾巴上有角》问世，获得蒙特利尔国际电视电影节“银色女神奖”，1974 年动画原画作者被授予列宁共青团奖获得者称号。

20 世纪 80 年代，艺术创作观念的进一步开放，带来了哈萨克斯坦电影美学的重组与变化。首先，导演们走上街头，在毫不掩饰房屋、公寓为创作实景，如电影《针》（1988）、《男孩》（1983）和《末日停止》（1989 年）等纪录片拍摄以电影的风格形式呈现；其次，完全拒绝专业演员，几乎以纪录片的真相，包括主要人物真实的名字、真实的命运、真正的居民。如电影《恋爱中的鱼》（1989 年）中，主演是导演的朋友、哥哥和同学；第三，电影中的英雄脸谱化现象发生了变化；第四，人们对官方电影失去了兴趣，不再认真对待了，青年一代有了自己的歌曲、趣闻、电影等艺术形式语言，整个社会文化明显的与旧时代分道扬镳；第五，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兴起，国家和民族负面特征逐渐被揭示，电影艺术开启了重组之路；第六，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具有强烈的亲西方情绪，显然，这是对“俄苏化”的一种“叛逆”，这一现象波及而且整个中亚乃至独联体各国。这是后苏联时代与后殖民综合征的愈合时期，回味、反思和倾诉过去的历史成为哈萨克斯坦及独联体国家电影艺术表达的主题。电影《苏尔泽凯——死亡天使》（1991）、《年轻手风琴家的生活》（1994）和《食人魔》（1999）等就是那个时代最具代表作品，获得了世界的关注。这一切对于哈萨克草原人民来说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自然具有这种品质，能充分理解西方电影并使自己的电影向世界开放并获得理解。

“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哈萨克斯坦电影在中亚地区占据领先地位。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和政治的形象。自独立以来，哈萨克斯坦电影业一直受到国家资助。在过去的五年中，私人企业已经开始积极加入电影业……重要的是电影以积极的方式呈现家庭的主要形象，因为家庭被认为是国家繁荣富强的基础。”[13](291) 独立近 30 年来，哈萨克斯坦电影业克服了重重艰难险阻，在历史演进中不断的学习、进步和创新，使哈萨克斯坦电影获得了重生，这些成就归功于优秀的导演、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的鼎力合作。2006 年 4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通过《2004-2006 年哈萨克斯坦“文化遗产”第一阶段保护

方案,并把第一阶段“文化遗产”方案延长到 2007-2009 年。[14] 电影作为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文化遗产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加大了投资。哈萨克斯坦从 20 世纪 60 年代一直保留的年电影生产量 10 部,到 2019 年底达到年产 30 余部。近三十年来,定期参加在戛纳、柏林、威尼斯、莫斯科、洛迦诺、鹿特丹、圣塞巴斯蒂安举办的电影节,并多次获得国际大奖,哈萨克斯坦电影制片厂与世界主要电影组织签署了合作备忘录,包括俄罗斯电影基金会、法国国家电影中心、纽约电影学院、意大利电影制片厂等。近年来,国家独立和民族自强的电影在哈萨克斯坦票房最高,同时在世界各国放映的电影数量不断增加,如《无畏一千勇士》(2012)、《游牧战神》(2005)、《我童年的天空》(2011)、《总统之路》(2013)、《冲破禁闭》(2014)、《报得三春晖》(2016)以及与中国合作拍摄的讲述冼星海创作历程的影片《音乐家》等。

## 5 结论

通过对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发展史的梳理和客观分析,不难看出,哈萨克斯坦电影从启蒙、融合、隐喻、致用、开放到重组,最终成为人类艺术的共同财富。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创作体现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公民的审美意识、道德意识建立在公民历史意识之上,并相互融合形成公民的文化认同,是人作为群体成员稳定的组成部分。在百年之变中,哈萨克斯坦人民经历了不同时期公民身份、民族身份、宗教身份的转换,形成了不同时代的历史意识与文化记忆。”[15] 哈萨克斯坦电影凝聚了电影艺术工作者的聪明与才智,展现了哈萨克草原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与人民生活之间的关系以及哈萨克斯坦国家、民族和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和美学体系。本文重点关注了以下几点:首先,在 20 世纪初哈萨克斯坦电影启蒙时期,就有电影爱好者从事电影创作,为进入苏联时期的电影业发展创造了一定的基础与条件;其次,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建设中,电影与社会发展之间产生了深刻的联系,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第三,面对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时,哈萨克斯坦电影工作者善与融合社会特殊时期的“规范”,运用隐喻的艺术手法,既契合了时代的需求,又表现出了电影工作者的良心和责任,诸多电影作品成为经典艺术。第四,哈萨克斯坦电影以开放的视野,以独特的目光创作了一系列反思的电影,为国家独立与复兴做了思想与美

学上的重组,在国际电影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建立了自己的地位。

本文通过研究,提出的三点启示,能为中哈“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提供借鉴。其一,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新兴大国,既是欧亚大陆的核心腹地,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和中国核心利益区,中国只要能与哈萨克斯坦深度合作,才有可能推动与中亚其他国家的合作;其二,中哈两国有漫长的边界线和跨界而居的民族,丝绸之路把中哈两国的文化艺术紧密相连,中国电影也曾受到苏联电影的重要影响,曾走过与哈萨克斯坦电影相似的路,中哈电影在历史上有共同话题;其三,哈萨克斯坦电影艺术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文化艺术研究的重要课题,有益于中哈两国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可寻找共同话题,有利于中国文化走进中亚。

## 基金项目

广东省哲学社科“十三五”规划项目《中亚电影艺术创作及理论研究》,项目编号:GD20YYS10。

## 参考文献

- [1] *History of Kazakh cinema (page 1 of 10)* (28.05.2009) <https://mirznani.com/a/130116/istoriya-kazakhstanskogo-kinematografa/> 10.07.2020
- [2] 刘文斌、刘洋, 19 世纪以来哈萨克斯坦美术史[M],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 第 136 页、第 2 页。
- [3]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i cinematography*, (17.12.2013) [https://www.yaneuch.ru/cat\\_06/stanovlenie-i-razvitie-kazhstanskogo-kinematografa/366603.2573412.page1.html](https://www.yaneuch.ru/cat_06/stanovlenie-i-razvitie-kazhstanskogo-kinematografa/366603.2573412.page1.html)
- [4] *Orlov Gennady Viktorovich, Soviet culture and art in the USSR— (30.12.1922 — 25.12.1991)* [http://ussr-cccp.moy.su/publ/kultura\\_i\\_iskusstvo\\_sssr/kino/so\\_vetskaja\\_kultura\\_i\\_iskusstvo\\_v\\_sssr\\_30\\_12\\_1922\\_25\\_12\\_1991/221-1-0-2158.10.08.2020](http://ussr-cccp.moy.su/publ/kultura_i_iskusstvo_sssr/kino/so_vetskaja_kultura_i_iskusstvo_v_sssr_30_12_1922_25_12_1991/221-1-0-2158.10.08.2020)
- [5] *The development of Kazakhstani cinematography over 25 years of independence.* <http://today.kz/news/kino/2016-11-19/729477-razvitie-kazhstanskogo-kinematografa-za-25-let-nezavisimosti/10.08.2020>
- [6] *Brief history of Kazakh cinema: from Shaken Aimanov to Emir Baigazin.* (14. 08.2018) <https://the-steppe.com/razvitie/kazakhstanskoe-kino.10.08.2020>

- [7] *Today Kazakhstan celebrates the Day of Remembrance of Victims of Political Repression*, (31.05.2017) <https://zakon-kz.turbopages.org/s/zakon.kz/4861407-31-maya-den-pamyati.html>. 10.08.2020
- [8] *National "thaw" in the cinema of the Central*. (14.08.2018) <https://www.kazportal.kz/natsionalnaya-ottepel-v-kinematografe-tsentralnoy-azii/10.8.2020>
- [9] 陈之骅 主编：苏联史纲（1953-1964）[M]，人民出版社，1996.6.1，第133页。
- [10] *KAZAKH ART 5 VOL. [M]*. Алматы: 2013:21
- [11] *Cinema "Thaw" (50s - mid-60s)* (14.08.2018) <https://pandia.ru/text/77/432/14731.php>. 10.08.2020
- [12] *Soviet cinema / Z / Fatherland (1966) / information about the film*. (10.12.2014) <https://www.kino-teatr.ru/kino/movie/sov/2476/annot/>. 10.07.2020
- [13] Abikeeva Gulnara Oiratovna, *The image of the family in the cinema of Central Asia in the context of 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region*. 2010, Moscow.C. 291.
- [14] *The idea of independence in the fine arts of Kazakhstan [M]*. Almaty: OR MES RK, 2011: 6.
- [15] 刘洋等，哈萨克斯坦人民传统文化艺术与公民文化认同[J]，浙江理工大学学报，2021年，第46卷，第二期，第217页。

## 作者简介

### 刘洋

(1991-)，男，教师，硕士，主要研究方向：电影艺术创作及理论，艺术史论研究。  
lwb2526269@hotmail.com